

◇王鸿达专栏·白山黑水

◇信笔扬尘

◇人间小景

小兴安岭的猎人

最早生活在小兴安岭山林的猎人，应该是鄂伦春猎人，这个世代代以游猎为生的少数民族，一人一杆枪，一人一匹马，驰骋在大小兴安岭山林里。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从山林里走了出来，但一到冬季仍有人进山狩猎。1990年代初，我到小兴安岭乌拉嘎鄂伦春村子里去采访，曾走访过几户猎户人家。在这片山村里，政府已给他们盖起了统一的砖房，并安排了农副业承包生产，问他们为什么还要进山吃苦狩猎时，他们说从十几岁开始就随父辈上山狩猎，已经习以为常啦。若是要他们待在家里，反而会觉得浑身不自在。可见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会在族人心里烙下深深的烙印。在这户姓莫的猎户家冷仓子里，我见到了冻着的准备过年吃的野猪肉，还有冻山鸡、灰狗子。女主人说他们全家都爱吃野猪肉，而吃家猪肉一点都不香。甚至还有吃家猪肉过敏的，访问的六十来岁的莫老太太就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小兴安岭的开发，一些汉人猎手也在这片广袤的山林里活跃起来。小兴安岭北麓一到十月份就降雪了，雪要到第二年的五月才能化掉，漫长的小兴安岭冬季是猎人们狩猎的好季节。我小时候就见到过一个外号叫张没鼻子的猎人，冬天傍黑天天自山里下来从苔青镇子上走过。他头上戴着长毛狗皮帽，帽耳朵朝外向后卷起，瘦刺拉拉的脸上捂着一只口罩，沾满了白霜。身上穿一件毛朝里，皮朝外的长襟狗皮袄坎肩，腰上系一根宽带子，肩上背着一只双筒猎枪。腿上穿着毛朝外的狗皮靴子，为什么狗皮袄毛朝里腿上的狗皮毛朝外？经了解才知道：打到猎物时，即使是三九天也必须当时开膛取出五脏，否则就会捂膻（五脏腐烂）。皮袄毛朝里是弄上血不用洗，在深山挂雪的密林缝隙里穿行一会儿，血迹就会被蹭掉。而脚上的狗皮靴毛朝里就会被石子刮破皮。他身前后跟着四五条猎狗伸着舌头的猎狗。他的狗都有口粮证。张没鼻子早先并不是猎人，听说好像还是个教书匠，他父亲是猎人，他原来只是偶尔跟他父亲进山打过猎。说起来老张让熊祗掉鼻子并最终成为一个猎人，这里还有一段故事。

那是1960年初伊春开发初期，饥饿的年月，熊也饿着。一头饿极了的熊从山中下来，横冲直撞盗吃了小兴安岭南片苔青、白林、西林、金山屯等山边上人家猪圈里的猪。民以食为天，人还饿着，猪就显得特别珍贵。此事惊动了当时伊春特委书记，勒令成立围猎特捕队，限期擒获此熊。捕猎队都是在各个林业局召来的好猎手，张没鼻子就是其中一员。那会儿张没鼻子还有鼻子，甚至比一般猎人的鼻子还灵敏。张没鼻子被人找到特捕队来时，还用他的鼻子嗤之以鼻：“不就一头熊么，用不着这么多人咋咋呼呼的。”但对当地最高首长的命令，一向野惯了 的张没鼻子还是精精心心的。

无奈那头老熊像是吃饱了喝足了，一度从山边消失了踪迹。一连多日再没见到熊的影子，多日的搜寻守候，弄得狩猎队的人人困马乏，人心涣散。山民也放松了警惕，认为那头祸害人的熊从小兴安岭南坡消失了。只有张没鼻子还保持着高度警惕。

一日清晨，山也朦胧，雾也朦胧时，张没鼻子嗅到那家伙的气味了。张没鼻子甚至连自己的狗也没惊动，悄悄拨开浓雾，寻着气味来到山边一户人家的猪圈前，果然看见一头黑糊糊的家伙顶天立地地站在圈里，正在琢磨着怎么对那头可怜的小猪下口。那头小猪紧紧贴着墙边哆哆嗦着站在圈洞里边，吓得一声也不敢出，紧实的后腿已开始拉屎拉尿，样子可怜极了。这是一头七八百斤重的老熊，身上的棕毛长年粘着松树油、松针、沙粒，硬刺刺的。隔着猪圈，张没鼻子二话没说，手里的猎枪就搂开了火，子弹打在黑熊的后腰上，黑熊一扭屁股，擦出一道火花。黑熊屁股一腾就势后身一跃，跳出了猪圈，沿着山毛毛道头也不回地钻进了丛林里。为了不叫它溜掉，张没鼻子顾不上叫别人，赶紧返回他的守候地，解下拴着的马，叫醒打盹儿的狗，打雾里趟着露水追上去。

且说这一追就追了一天一夜。从白林、西林、金山屯，一直翻过小兴安岭的东山岗，来到了汤原县境内。人跑累了，狗跑累了，老黑熊也跑累了。第二天天擦黑时，黑熊躲藏到了山间铁道旁边的一片豆角架地里。张没鼻子也离老远下了马，挥挥手让疲惫不堪的猎狗们散到外围去。他悄悄端枪猫腰瞄了上去。这片豆角地的四周是杂树林地带，他潜伏到地边上，看到那头黑熊卧在豆角架下，大概是又饿又累，卧在那里一动不动。人和熊都在等待着什么时机。下半夜借着点点星光张没鼻子绕到它背后，趁它打盹，瞄准了它的头部扣动了扳机。“轰——”地一道火光迸出，黑熊“嗷”一声返身扑过来，把它的双筒猎枪横叼住了，将它压倒，猎狗们四下围上来汹汹地叫——就是不敢靠前。张没鼻子只觉得脸上被什么东西黏糊糊地抹了一下，顿时就觉得麻辣辣的，眼前什么也瞅不清了。只凭着本能从腰间拔出刀来，就势一捅捅进了黑熊的胸口窝里……

张没鼻子是天傍亮时被铁路上的巡道工发现的，豆角地里躺着一人一熊，人抬上了铁轨摩托车，全速直奔汤原县城中心医院。张没鼻子斗熊受伤的消息传到了伊春林业特区，特委书记再次指示全力抢救。张没鼻子的性命保住了，不过他却没了鼻子。没有鼻子的张没鼻子还能干啥？我想象不出猎人当时的绝望。后来张没鼻子依旧干他的猎人行当，他的鼻子位置常年戴着一个鼻套，无论是在进山打猎时，还是出山，或从我童年待过的小镇走过时。他让我们孩子觉得神秘、神奇。

后来听大人们说当时那个伊春特委书记与他成了“铁哥们”，铁哥们不铁哥们不知道，反正伊春南片一带一提起猎人张没鼻子的大号没人不知道的，也许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没鼻子的猎人。

1970年代初，我家搬到小兴安岭北麓的汤旺河林业局，在这个林业局我又听说过外号叫大老滕二老滕的兄弟猎人曾在这一带狩猎。一直到了1980年代，山上的猎物少了，林区也开始禁猎，猎人也就少了。



王鸿达，笔名洪荒，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黑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六部、小说集七部，有作品被译成英、法文。

春耕，是缄默寡言的农家人对土地的一次盛大的抒情。

水田里，白鹭三三两两地立着，披着经冬未消的白雪，侧耳谛听春天的脉动。燕子剪开了柳叶，衔着从南国捎回的阳春的消息，在天地间奔走相告。村庄静卧在一片水墨色的流云下，它还没从严冬中缓过劲来，睁着惺忪的睡眼，懒懒地望着冉冉升起的炊烟。风中，春寒犹在，却已润上了晨光的明媚，裹挟着父亲的每一次呼吸，在水田里划开涟漪道道。

“走，下田去。”父亲抖了抖牛绳，招呼着老伙计，共赴与春天的约会。

蓑衣是父亲的礼服，斗笠上有春天一年年留下的吻痕。牵着牛，扛着犁铧，父亲像是诗人，举起手，把灵感捉在笔尖，准备在地上纵情泼墨。走进水田，脚步认领着大地的肥沃与强壮，闲置了一个冬天的犁在掌中鼓起臂膀，坚硬、充实的触感让父亲感到踏实而愉悦。

随着风甩出一声清亮的呼号，蓄势已久的耕耘终于从名词变成了一个极具暴力美学的动词。宣泄、挥霍，趁着激动的心情，借着一鼓作气的东风，为整片田地写下农家人对春天崭新的定义。你看，犁铧正卖力地破开土层，种下入木三分的诗行，用铺陈、起伏的排比虔诚地颂扬春天。当波浪涌动的时候，一声声惊叹将顶着深深浅浅的绿意，从大地上次第生长出来。

牛打着响鼻，与远方的白鸞与燕子一问好。闷了一个冬天，它的每一块肌肉都蓄满了力量，需要释放。父亲把鞭子的力度全留在了半空，只将声声催促送到牛的耳旁。十年了，这头牛和我一起长大，已经成了家中不可或缺的一根脊梁骨。不会说话的它，用不停甩动的尾巴表达它的欢喜。蹄子下，烂泥块向后翻起，又被父亲踩开——就像是踩碎过去一年的遗憾与辛劳，让它们化作岁月的丰饶，滋养新生的故事生长、冲破，一年更比一年丰茂。

他们相信，只要蹄子踩在田间，源源不断的动力就从身体里反刍出来；只要脚踩在大地上，绵绵不绝的福祉就会从生活里探出头来。

休息的时候，父亲倚靠着牛，坐在田埂边。他的目光缓缓向上漫去，漫过一株幼苗的高度，漫过村庄的篱笆，沿着杏花遥指的方向一路望向天空，望向降落到未来的一场场大雨，望向贮存在天空上的一垛垛阳光。那一刻，无数农谚在他的旱烟里冒出，他佝偻的身影里渐渐有了气象学专家的轮廓。

唐代诗人钱起曾遗憾地说道：“日长农有暇，悔不带经来。”其实，这片漠漠水田就是最好的经书，农家人一直是最勤奋的求学者，日日耕读，夜夜怀想，内化于心，外化于心，于是耕种的姿势成了五千年中华文明最质朴的缩影，一步一个脚印，踏实而稳重地前行、收获。



春芳
李海波
摄

落花逢

张爱国

“皇伯父，小侄这就开始。”岐王向后厅一击掌。众人大喜，屏息而坐。王府里一片寂静。

箏篋声起，是《渭州曲》。清扬婉转，似由后厅传来。李隆基倾身看向后厅，没有。流泉遇冰，仿佛声发于地下。杨贵妃急忙低头看脚下，也没有。珠玉迸溅，莺语绕梁，李隆基和杨贵妃同时抬头看梁柱，还是没有。乐声突然高亢激越，杜甫大惊，李龟年竟然就站在皇上和贵妃跟前。

杜甫记不清是第几回见到李龟年。岁月虽然让他的鬓角沾染丝丝白霜，但没有给他瘦削俊朗的脸庞留下丝毫纹痕。腰杆笔挺，这就使得他高大的身材如一株玉树，轩昂独立、俊美伟岸。他双目微闭，腮帮鼓动，指尖在管上轻拢慢捻，乐音缓缓流淌。

满座神情紧锁，笑靥凝固，双眼圆睁，如冰雕蜡塑。

曲罢，收管。李龟年嘴巴轻启，歌声响起……

“赏！重赏！”歌声一歇，杨贵妃拊掌叫道。李隆基轻轻将她揽过，也不笑：“爱妃喧宾夺主咯，今日是人家岐王做东。”

“皇伯父，小侄这就赏！”岐王一挥手，王府的人抬上几只大箱子，放到李龟年面前。李龟年不看也不谢，跪下给皇上和贵妃磕头。

“诸位，明日贵妃娘娘做东。还是李龟年，还是《渭州曲》！在座诸位一个不许少！”说罢，李隆基起驾回宫。

次日，杜甫早早赶到宫里。箏篋声起，是《渭州曲》。曲罢，李龟年收管，嘴巴轻启……

“报！范阳，范阳……”一个人奔进来，扑地气绝——累死的。

“报！安禄山反了，率军二十万……”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亲并不会背唐诗三百首，却能慢条斯理地吟诵“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和播种的技巧一起深深烙印在他的骨子里。当春雨如约而至，父亲便会点起烟，坐在窗户旁，静静地听它呢喃絮语，聆听这一年的生活淅淅沥沥、轻轻抽芽的声音。这是来自上天的恩赐，莫名的，他也相信这是老天爷对他这新一年的祝福。

或许，比起我，父亲更懂得春天的浪漫吧。在他弯曲的腰背上，我看见了春天最生机勃勃的笑容。

如今，我已脱离了乡村，过着脚不沾土的生活，但每到春天，我总会想起春耕时的情景。原来，时间也像一头老牛，早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一些风雨温柔的梦里，我依旧能够听见犁与土壤的耳鬓厮磨，而春意便在日常子里更鲜亮地涌出来。

我渐渐意识到，春耕已经脱离了一项农事的概念，成了一枚文化符号，一种生存美学的象征，一种希望与喜悦在春天的隐喻。那广袤的土地在每一年都酝酿出无数蠢蠢欲动的灵感，只等待着一颗热爱生活的胸前去推敲，去吟咏，去抒情。

而父亲返璞归真的功力，早在千年前，就让王维难握心旌，怅然吟式微了。“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那笑意盈盈的，不正是收工回家的父亲吗？

瓦下春雨

胡新波

冬天后脚还没跟上，春雨就淅淅沥沥地下起来了。站在窗前，有时候会起一阵凉风，湿漉漉，混着泥土和青草香，给老屋寄来春的消息片。

父亲敲了敲烟袋，直起身，远山透着一股新绿，水汽氤氲，雾霭蒙蒙，拿上北风的接力棒，东风含笑，施施而来。

春雨到人间做客从不客气，下起来常是两三天，要是主人家阔气，那得待上半个月。有些焦虑的我探出手，牛毛花针般的雨丝滑过青瓦，温柔地流淌在手心，湿湿凉凉，待想握住它又调皮地转个圈，跑入泥土。嘿！这可不仅仅是春雨，还有伏在瓦上睡了一整冬的白霜。

古人常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春雨敲瓦，叮叮当当，这不就是造物者吟唱的一首首古韵诗词嘛！杜子美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朱敦儒的“风约绣帘斜去，透窗纱寒碧”，孟东野的“昨夜一霎雨，天意苏群物”……

绵密的春雨让大地惊觉欠伸，温润的空气中还有些轻寒料峭，树木的旧枝上透出一些新芽，池塘里的冰块在鱼儿的游戏中缓缓消融。此时空气中混入了丝丝腥气，像是饮了仙露的蚯蚓蜗牛着急寻些雨水解渴；又像是冬蛰的蛤蟆菜花蛇趁机溜出来洗澡。

有人催促着春天加快脚步，于是雨水大起来了，一首瓢泼快意的曲子从云端唱到了瓦檐，演奏者不经意间断了弦、丢了谱，不讲理地便将雨水泼在村野、池塘和树林。

这下坏了，小鸭子瞧见这么大的雨，惊慌失措、一摇一摆抓紧躲进鸭舍；燕子收起剪刀，立在屋檐下，歪着脖子，用尖嘴啄着雨帘；戴着斗笠的乡人，腋下夹着农具，一深一浅地踩着软溶溶的泥土，寻一片瓦避雨去了。

站在我家檐下躲雨的农人和父亲聊着天，说着收成，趁着雨势渐小便朝着河流的方向去了下一个瓦檐。青瓦，流去春雨，抵御酷暑和严寒，被本地乡人尊称为“祖宗瓦”。

一袋烟食尽，父亲拍了拍大衣，叫我从墙角搬来去年收的花生，下雨天也是要干活的，脆脆的花生壳在大拇指和食指发力下便开裂，几粒红衣花生米便冒出了头，被丢在另一个尿素袋子里。

剥花生是嘴里啦啦，雨水敲瓦也是嘴里啦啦，时不时几声春雷轰鸣，如黄钟大吕，女儿躲在屋里尖叫连连，妻子低声安枕。

手下不停，思绪随着雨声奔流刹那，这时候脚下淌起了水渍，老屋的破瓦处开始漏水，这可闹心。从睡房拿来脸盆接住雨水，滴滴答答的声音让父亲脸色阵红阵白。终于没忍住，父亲埋怨我为啥去年捡瓦的时候没换上新瓦，年过三十的我唯唯诺诺，低着头停下剥花生，操着蹩脚的方言给村头的瓦匠师傅去了个电话。

雨慢慢慢了下来，乡村里烟袅袅、云悠悠。空气温湿润润，那草，绿得刺眼；那水，鼓气冒泡。女儿跑了出来，穿着雨靴雨衣，挎着菜篮子，拉着妻子出门，捡蘑菇和地皮菜去了。

